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删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BIBLIOTHÈQUE CHINOISE

言語下

○補 殷仲文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爲桓玄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投義軍還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宋書曰帝姓劉氏諱裕受晉禪淸簡寡慾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在位三年

補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譏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嘗

補 言此甚妙

補

自耕耳 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鎭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衞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戴逵子也

宋世祖 宋書曰帝名駿文帝第三子 嘗賜謝中書寶劒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謝以與魯豫州送別 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郡人祖宗之父軌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爲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

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後曾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劒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君不肯行、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秦王杜郵使使者賜之劒自裁

元凶簒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入討劭伏誅。以顏延之爲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晉先祿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祕書監、先是延之子竣爲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

補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曰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勁意遂釋。姓氏英賢錄曰顏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

颺有伊洛間意。南史曰。王彧。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謐之長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爲從叔球所知。

補

王侍中嘗因侍宴。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粹。黃門侍郎。份歷官侍中丹陽尹。高祖問羣臣朕爲有爲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梁書曰。帝姓蕭氏。諱衍。代齊立。四十八年而崩。

補

蕭引書法遒逸。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illegible]

補

翮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陳書曰帝名頊始興王子臨海王廢乃承大統

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奐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位祕書丞父奐爲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

惻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補

魏佛助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盛譽盧思道北齊書曰。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乃不能甚解。因就魏收求異書。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毁。由是再被笞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儁。封大夏男。父恭道。[illegible]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

官司徒記室。

補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河東裴獻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司隸大夫。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法苑珠林云。西方有神八人。相貌猙獰。身披金甲。手持寶刀。名曰金剛。常衛世尊說法。于雷音寺。菩薩何爲低眉。金剛經註云。菩。普也。薩。濟也。能普濟衆生。故曰菩薩。猶儒者仁人君子之稱。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婆娑論問云。何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自身。故名魔。淨印法門經云。以無所畏心印降諸魔。當知有四。一者蘊魔。二者煩惱魔。三者死魔。四者天魔。菩薩低眉。所以

慈悲六道。華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道

衡憮然稱善。

補

楊遵彥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子也。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典選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愔令選人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呼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有選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邪。漫漢驚服

○補

北使李諧至南。北史曰。李諧字虔和。父平。尚書僕射。諧幼有風彩。趙郡李撝嘗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佳人。襲爵彭城侯。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以諧聘焉。梁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慚。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補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

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爲孝文所知。

補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淸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知遠。淸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

補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竝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
嘗夢天宮。遊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隱
士田游巖宅。

○補天后嘗召徐有功。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共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補

[illegible]

陸羽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唐詩紀事曰張志和字子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非但善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補

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

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擧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以貴顯。

○補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補 王介甫嘗見擧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爭言此經中語。宜思何以不知。

[illegible]

夜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東都事略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爲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安石去位。薦爲參知政事。

○補 馮當世知升州。東都事略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幼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帝知制誥曰。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受諸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文簡。以書寄王平甫曰。升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

平云王安國問目以謂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種公案。王介甫[illegible]王平甫[illegible]曰。安國字平甫[illegible]

王家學

人。熙寧間歷官大理寺丞。

□補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胷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諱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煙。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雋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

政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標

[illegible]大要也
[illegible]道求也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過下。有識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性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illegible]

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著有作者七人之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王云賀大雅士此不當補

補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庚之閒，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眾。陸抗時為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



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故下請孫晧
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

然後得釋。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劉云也是量言因入政事

坐事免官。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

三十六第一美政
二十八解一

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出濤咨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祕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咨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道所遇同之舊暱。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歸家。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識

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

劉云當其時式自有見以爲攻亭法則不可

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illegible]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中興書[illegible]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illegible]

人朝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已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引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勑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那得速尚書皋陶謨一日萬

謂就連竹以為篙以代之人

云一日萬幾正欲速

王云簡文能言談若以為惠帝之[illegible]○

幾孔安國曰幾微也

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一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

部郎。范汪棊品曰。嶷字道眞。任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劉云襆如今人包複之類
王云襆被也

劉云此語有司

從祭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一云此似非愛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撿。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糺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人。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太守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謂大小王令。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瑯琊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東亭作

元是一等

鄱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補 孔思遠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蓋其非職議論也

○補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南史曰傅翽北地靈州人祖僧翽山陰令父琰為建康山陰令

並著能名二縣謂之簡聖蠍位至驃騎諮議

平仲續世說曰。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補蘇瓊爲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無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

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强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著爲長流參軍。府文襄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〇補楊得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鷂不遵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訴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〇宋祁唐書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年炭。不逢楊德幹

〇補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〇補玄宗嘗賜酺三日。漢書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酺

李云師此是樂用奏樂

爲惠澤。唐無酺禁賜酺者。上御五鳳樓觀者喧
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也
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
高力士 唐書曰。高力士馮盎曾孫也。冒姓高氏
武后勅給事左右。玄宗時。歷進開府儀
同三司。後除籍流巫州卒 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
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日。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
者 雲溪友議曰。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式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錄曰。安之爲赤
縣尉。力行猛政

補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術。太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言

嘗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曰：方稅重，令公輸年金，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唐書曰：韋皐字武，京兆人。貞元元年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補

李文靖爲相，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沆厚寡言，器度宏遠。咸平中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湖山野叟

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
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紛
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

文學上

○補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楚詞註曰。淮南王安。博雅好古。西京雜記曰。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耆欲。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

○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

李云慮是盧子幹逐之

劉云式所以卜追也其兆如此故知其死而不知出於迷避之術也

又云皆其門人互相神聖所傳不足多辨

王云註擧甚正乎。

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媢妬侍士

不得見。任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過。時

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

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

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

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恐玄擅名而心忌焉之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

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

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或出求勝門人。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淸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注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栢舟之詩。

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愼子愼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補

蔡中郎從朔方還張璠漢紀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宣卓茂。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貞定。續漢書曰。邕通達有儁才。博孝善屬文。技藝術數。無不

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吳志曰。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補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魏略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檄文。卽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

也○
聖主

○補

朱公叔躭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隧阬岍。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穆少有英才。至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補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蔡中郎到江

東得之。歎為高文。恒祕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袁山松後漢書曰。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補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作魏公冊命。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人謂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至仲宣王粲別見擅名當時。便疑此冊是仲宣所為。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

會嘗客語元茂子滿曰會尊君作魏公册高妙仲

宣亦以為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文多不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王云令人畏至此邪得不爲所試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明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嘗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

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illegible]

文學中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彧。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葬夕赴者幾十餘人。皆同時知名之士。哭之感慟路人。荀氏家傳曰。彧五子。惲字長倩。虎賁中郎將。惲弟俁。字叔倩。御史中丞。俁弟詵。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顗。字景倩。顗弟粲。晉陽秋曰。荀顗博學洽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然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

李云此人聰明可得四五分了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劉云謂為神筆
固非謂為神語
亦家直不當作
耳

李云不曾勸他
文禪何說不當
千乎

[illegible]清言始
氣一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孝尼忠信[illegible]
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常恬
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兗
州記曰。準有儁才。太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illegible]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illegible]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illegible]
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爲聖王[illegible]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illegible]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illegible]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illegible]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illegible]

弼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語林曰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至竟識虛靈
無倚一塵入

○

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

釋項之縶。與趙善。管輅傳曰。冀
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劉云。看得又別。王云。弼明老莊。此言似為退一步。恐非本色。王云。王弼胡說。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也

○○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 輅別傳曰輅父爲瑯琊即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黌。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黌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淸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淸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illegible]

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于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爲易邪。於是暢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歎不已。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黄初中有甲乙疑論 般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

毛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
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麾而向芳。豈忠臣爲
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
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
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
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

荀仲茂 荀氏家傳曰。荀閎。字仲茂。諶之子。爲太子文學掾

鍾元常 魏志曰。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家貧好學。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王景興袁曜卿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渙避地江淮。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爲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衆人皆重載。渙取書數百卷而已

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眞君侯

之勍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

李云孫子荊文生于情王武子情生于文

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

既去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衍
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

[illegible]至言其有益必求剖釋不留

以疾病

劉云此時諸道人乃未知此ヒ我北宗禪也在達磨前

王云此乃禪機轉語

又云註名理甚精

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後。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客乃悟服

○[illegible]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

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蝨箸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言盡意歐陽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而

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觀焉。如此。

聞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
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
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
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
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
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
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
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
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
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
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
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
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盖明帝遣使廣求異
聞非是時
無經也

○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向秀別傳）

李云向秀如此似負嵇公一

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

亞有彼此。未若隱莊之[illegible]也。秀本傳或言[illegible]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淸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

劉云牖中窺日外面光顯處視月鏡際透

故令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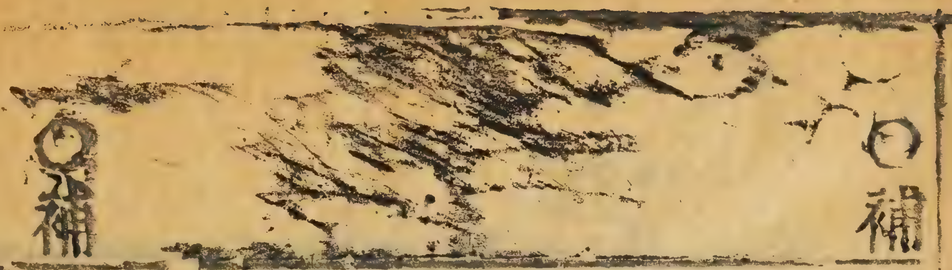
褚季野語孫安國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强識。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淸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illegible]以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
彈飛丸以礪皦。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
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
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
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士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
作三都賦 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爲傖。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
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
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
楊烏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爲主簿。累遷太子
舍人。淸河内史。
爲成都王所害。



○補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嗣也。士衡由此玅達玄理。酈道元水經注曰。今居鄉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

○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窻間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冐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沖作之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劉云八字猶然不必有所起不必有所指又云泓崢蕭瑟乃不成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沛國人。官兗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

王云此言殷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

選言、簡章、清綺絶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冶。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爲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

劉云。亘古有所不可。故爾形容不盡善之態。常有此

王云。此言大粗。且仲祖何肯談怛怛下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緼也易之門戶也又曰[illegible]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日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劉云孫問彊家多難問今胡不言

又云波利質多天樹其香逆風而聞今反之云白旃檀非不香豈能逆風言深公不能難之正不必難之也

上云林公意謂波利質多天樹然能逆風聞香白旃檀雖香非天樹比焉能逆風以天樹自許而以白旃檀比……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劉云支理如此有何高妙而稱道甚至

與。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

令人顛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
載。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
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
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摽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
止。二說不同。
故詳載焉

○補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癲何預盛德事邪。說文曰。癲。狂也。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
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
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
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
未來心之明也。同
歸異名。義在斯矣

〇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沖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王云思三賦不朽士安非此序幾不傳時人薄忠故肆譏彈尓士安一序何足重思而時人故乃尓幸標於是亦無識矣

〔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諸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祕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爲勝也〕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温征鮮卑故作北〕

征賦。宏文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之高者。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
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
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

王云。殆不足維摩詰也。

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眞入不二法門也。

王云。皆林公意。皆以聲聞緣覺菩薩爲一乘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illegible]覺為名

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人教則通脩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琅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

王云此從莊子來

李云庾公聰明

王云此不可入處

文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敳永康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敳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亮也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胡誤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

劉云此何足載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娶太原王韜女名綏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也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

劉云直無此等[illegible]風流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别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横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絶歎以爲名

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爲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屬假生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者。疑般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関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筭籌。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諸本

王云此疑非儈劉即非非者標矣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廣校衆本皆然。雖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補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劉云不答最是　王云殷易理精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之不可遠公□矣而不答

補　殷荆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

家三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
問英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
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王云强作去聲如今俗語

劉云兩番得反覆之妙

劉云浩長於談融長於筆也

文學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强。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illegible]

劉云不常即非常

又云姦雄語

王云然亦何至狂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静漢末累世之交爭。

王云鼓吹之字殊妙正不得以羽翼解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御。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劉惔所[illegible]人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illegible]

劉云凝温嶠庾亮俱嘗爲揚州

又云欲避庾公名故并更爰韻也

又云詞柯之備

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袁宏文變爲

又云王恭爲司馬道子所害桓玄復殺道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崒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殺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襍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非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

劉云深造理所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羊孚作雪贊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illegible]

守論在　無學　謂名理　文章一夫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此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闕。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潁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〇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侯王之佐人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illegible]

[illegible]云漁父一篇何足正方

詩八疵四病。以誠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

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麄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王云此語勸解似謂我亦莫作初知看然不能[illegible]名也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將以孫義爲得

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歐。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

文云謂文須利口也

○王云此語最深雅解言表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嘆賞齒間得利而已何益于事

○文云自古文人同恨

王云按傳學訛爲轉以就上文

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桓宣武北征温別傳曰。温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傅亮嘆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丘淵之文章叙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儁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補

宋文帝嘗問慧觀釋惠皎高僧傳曰。慧觀。清河人。姓崔。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廬山。諮禀惠遠。風神秀雅。思入玄微**頓悟之義誰復習之**佛教脩入。有頓悟漸脩二宗**答云有生公**高僧傳曰竺道生鉅鹿人。幼穎悟若神。值竺法汰。遂改俗。依。儁思奇拔開義。開解王弘。顏延之。並欽挹風猷**弟子道猷**高僧傳曰。道猷初為生公弟子。師亡後。見新出勝鬘經。嘆曰。先師昔義闇與經同。因註勝鬘。以顯宣遺訓**即教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入宮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illegible]

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
鋒。帝撫几稱快。高僧傳曰。道生既潛思日久。徹
悟言外。迺喟然嘆曰。夫象以盡
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
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
果。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因語
諸人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
明師匠。無忝徽音。

○補

何子季與周彥倫 周顒別見 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南史
曰。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祖尚之。中書令。父鑠
宋宜都太守。胤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及長輕薄
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
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獻與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永元中。徵太子詹事。梁徵領軍司馬。並不就。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世祖長子也。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按淨名疏。界內八難曰。地獄。畜生。餓鬼。三塗也。盲聾瘖瘂。世智辨聽。佛前佛後。北俱盧洲人道也。無想天。或指長壽天。天二也。爲凡夫住事。八難界外八難。曰有餘中。三十心。爲三惡道住無我法。名爲北洲地前法愛。如長壽天。未有初地十種六相。名諸根不具。地前智淺如世智辨聽。不窮中理。如佛前佛後。爲二乘住理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南史曰。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皆食蚶蠣

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屠[illegible]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
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
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
王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儱書。勸令食菜。曰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物之所重。無踰性命。性
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
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
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
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
之一啓鑾刀。寧復慈悲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
有素。聊復片言發起
耳。儱末年遂絕血味

補

何尚之為丹陽尹。宋書曰。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曾祖準。高尚不仕。祖恢。

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宋太祖所知。官至侍中尚書令。

更置玄學於南郭外。一時名士慕道來遊。王倩玉。宋書曰。王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父謐司徒。球素簡貴。不交遊。江夏王義恭。嘗謂何尚之曰。當今之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未可以文案索也。官至太子詹事

大夫。尚書僕射嘗稱之曰尚之西河之風不墜西河。子夏所居

○補

張參軍少有思理南史曰。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十四為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官始安王記室參軍。

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

四翁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南史曰周弘正字[redacted]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為伯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官至國子祭酒弘直字思方幼聰敏仕梁為湘東王記室參軍

○補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讎校李百藥齊書曰邢劭字子才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少在洛陽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謔既倦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遺忘

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官至國子祭酒。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齊書曰。劭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答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補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昭為前軍掌書記。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詩品曰。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南史曰。超[illegible]鳳之子。靈運之孫也。隨父徙嶺南。元嘉末得還。歷官至義興太守。後以事賜盡。為新安王子鸞常侍。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改封新安王。時王母殷淑妃卒。宋書曰。淑妃卒。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補 齊世祖問王僕射。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南齊書曰。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祖曇首。父僧綽。儉生而僧綽遇害。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高帝為太尉。引為長史。遷尚書僕射。王答曰。謝朏得父膏腴。南史曰。謝朏。字敬沖。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

撫其背曰。眞吾家千金。仕至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江淹有意

刘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及長。爱奇尚異。宋桂陽王一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鍾嶸詩品曰。文通詩体總襍。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補何參軍。

南史曰。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父敬叔。齊長城令。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太相稱賞。自以為弗逮。仕至相東王錄事參軍。

與族弟水部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遜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重於世。世謂何刘。官至尚書水部郎。

散騎。

南史曰。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illegible]

國山俱擅文名。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

○補張思光作海賦。文辭詭激。融賦奇句曰蹙區波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無前。長氣高眺。唯水與天。惜全篇脫落不可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徐曰。此賦。寔超玄虛。王儉七志曰。木華字玄虛。廣川人。傅亮文章志曰。玄虛爲海賦。文章儁麗。足繼前良。但恨不道鹽耳。思光即求筆益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露。

○補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

季云詩至六朝非但無作者亦之識者

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補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權折。僧道宣傳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眞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國子祭酒孔穎達。刘昫唐書曰。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礼記。兼善筭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門。請質疑滯。多出意表。焯容敬之。大業初舉明經。太宗引為文學士。拜國子祭酒。心存

道常謂慧淨曰佛家無諍諍錄曰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圓覺經註曰外道者着諸見等以邪智惑人令疑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金剛經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

○補

齊澣善知今事唐詩紀事曰齊澣字洗心定州人開元間與蘇晉蘇頲賈曾韓休許景先孫逖典詔誥爲代言最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臺選

○補

嘗稱陳希烈苗晉卿之才後皆大顯

高仲舒善知古事

劉昫唐書曰高叡字仲舒雍州萬年人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王甚重之開元中授中書舍人宋璟蘇頲每詢訪故事焉

姚崇每諮此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

崇別見

元微之

劉昫唐書曰元稹字微之河南人魏昭成皇帝之後父寬比部郎中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稹爲第一除右拾遺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唐詩紀事曰穆宗時嬪御多誦稹歌詞宮中號爲元才子

與劉夢得

唐書曰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祖雲父漵世以儒[illegible]稱禹錫精於古文善五言詩近體文章[illegible]麗爲監察御史以附麗王叔文遷[illegible]加賜遂以給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曰韋楚老長慶在白傳第唐書曰白居易[illegible]
進士終于拾遺天太原人北齊五[illegible]
尚書建之仍孫祖鍠父季庚世敦儒業居易聰
慧絕人貞元十四年高郢權升甲科授校書郎
元和中爲集賢校理文辭富豔尤精詩筆所著
歌詩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闕士君子宗
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納諫思
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爲學士各賦金陵懷古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
餘鱗爪何用耶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
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
頷下若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
奚微之於是罷唱劉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
有哉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
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
依舊枕清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

秋。

○補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宋史曰范鎮字景
仁成都華陽人薛
奎守蜀還朝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鎮學
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歷官端明殿學士
提舉太乙宮兼侍讀在許下與韓持國五朝名臣言行錄
曰韓維字持國忠
獻公億之子以蔭補兄弟宋史論曰億有子位
宮仕至門下侍郎公府而行各有適絳
適於同維適於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李廌師
正縝適於嚴友談記
曰東坡云日者王寧王寔見訪寔持國少傅之
壻也因問持國安否皆曰持國嘗語人吾已癃
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
本曾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會親友曰老人且
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呼號願留一言
爲教老人曰惟五更起勾當自家事諸子曰家當

事□豈何用年起家事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
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處時將得去者吾平
生治生今旧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持國
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爲處時將去者計
也公頗病之貽蘇子瞻書問救之當以何術子
瞻報曰請公試觀能慼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
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
曇亦須斂衽釋氏譜曰淨飯遠祖捨國修行受瞿曇姓故曰瞿曇氏況學
之者耶張太史明道雜志曰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求其所以不信之說
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
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
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
而信之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補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寧州志曰黃龍山寺吳廣武中有黃龍見于山因以名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羅湖野錄曰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游

○補宋次道家多書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隨州平棘人父綬參知政事家藏書三萬卷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劉道原就借觀宋日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悉撤去閉閤抄讀旬日盡其書而去宋史曰劉恕字

道原。筠州人。父奐。穎上令。恕少穎悟。書過目成
誦。重意義。急然諾。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習金穀辭之

方正上

補陳尚書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見王莽司馬光通鑑曰。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姪也。初封新都侯。弒平帝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居位十八年漢兵殺之誅何武鮑宣班固漢書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哀帝時。爲御史大夫。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何武甚敬重焉。薦爲諫大夫。董賢貴幸。上書切諫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誅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喟然歎曰。吾可以
辭矣。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祖道祭也臘歲終之大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墓日爲臘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

補 蘇桓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語爲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補 馬伏波嘗有疾范曄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曾祖父通封重合侯坐事誅故再世不顯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嘗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貲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

補

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俠客。援在交趾。以書誡之。建武四年。隗囂。使奉書洛陽。歸身漢朝。累立戰功。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奈何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彊豪。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間。任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爲左馮翊。稱疾免歸。後復徵爲太子少傅

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

胡說

縑出自機杼遵有斷色班固漢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皆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〇補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

〇補

周太常清潔守禮嘗臥病齋宮其妻

以爲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
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之志朝廷嘉其清廉

補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別見
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
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

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劉云。其狎之未必以敬。非的交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

時鍾毓爲廷尉。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繇長子也。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耶。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

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押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illegible]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謀仕至大司馬行

還徑入至堂戸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襍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襍者也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劉云兩書感動即次答是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共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司馬懿別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見

王云世語節而劉前後相應敘事亦若是矣

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亾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文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郯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却。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於師。時暴雨雷電晦冥。

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

王云、衷羣禀孝

王云合數說以以實玄伯之正

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充以謝天下。晋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晋受禪。封魯郡公。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干寶晋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晋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

思。餘計泰厲聲曰。意惟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仕吳爲右將軍。大司馬。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

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使蕩陰之役。談者感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補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能為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國難。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

人。爲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丘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

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

王云此故是長輿夕汪嘉之紀不得一强抗

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
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
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勗也。節
荀顗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爲安陽令。民生爲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爲令。而荀勗爲監。嶠意强抗。專

車而生乃使監令
畀車自此始也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賛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懇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況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國子祭酒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賛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

劉云直自媿其優耳不足言勝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慧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遂爲長沙王所誅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王云中散見故自不凡

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共艾爲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誅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删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方正下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尚書郎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而復起

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婿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勑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其養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盌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

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景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切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盌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盌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兪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盌。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充得盌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盌。著棺中。今視卿盌甚似。得盌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劉云似狎亦

李云悟語

王太尉夷甫也不與庾[illegible]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三云註引爲真晉書遂兩用之

劉云臧郡已非方正之選也

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犢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爲黃門侍郎。奮爲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准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郡。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劉云斯人於人偏好如此尚足論名品邪

王云此稍近方正然得無過邪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爲兵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爲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旦報仲智。鄧粲晉紀曰。周嵩字仲智。顗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爲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爲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

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不為辟易。於是辨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宜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上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明敏有機斷。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

王云可稱月正

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去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朝士詣敦。

王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然保存諸叛賊蓋得於節義二字不大分曉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體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劉云佐犹見冥在頭之上

王云下[illegible]語乃

作尔許巧妙

〇〇

劉云丞相雅量

此年少不𣝣小

被自多傲張

李云言[illegible]

王云語意稍似

王公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爲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〇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劉云言伯仁以棟梁自居絕人也

又云勸柱語柱自稚語又佳

李云丞[illegible]之時勢者何羞也

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惟圍棋見勝范汪棋品曰。彪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爲騎郎蚤卒。時爲惋惜之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栢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夫緋

劉云兄弟

劉云少年陵忽

云有以此爲方

此言矯取名耿

心術

云仲智傲佷

仁厚愛正都

無關方正

李云無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周侯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山王師敬續惟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耶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彦冑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補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太常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蚦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劉云此却非周書比　又云惜不見話言以下

○

捘舍。乃虵蟺也。竟子化爲靑鳥飛去顔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爲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相問訊甚至

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廼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爲語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王云溫曾以使君稱何自明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爲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爲將也

桓甚有恨容

[illegible]言語

桓公議移洛陽鐘虡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桓不能奪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云意象背降

劉云言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義小字。

王云孫多穢行致人受此辱

○補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父玩官侍中司空納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爲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稱其忠亮。

○○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劉云謂從此作因緣

○○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

爲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

若餓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補

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甚爲劉真長所知。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目。武陵王司馬晞爲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爲王侯伶人。

○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

劉云安石渚會稽地名

劉云藻溫之詞

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爲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

武碎爲別駕。以官廨詣欆於臧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厀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厀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王云舊以面兵爲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之癡兒畏桓温面孔桒也那可嫁女與兵

劉云謂簿待大臣同可然殿牌比之歷翁擲去似爲不可

王云註中矣悉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温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大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櫈上題之欲此風勢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

一云事敗下似落一字

王云捷急語耳

引立

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秀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忠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與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字王曰亾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亾姑亾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藴女諱法惠爲孝武皇后

補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謝玄爲兖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祭酒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爲孟㬎中兵參軍後爲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弘之別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

將軍

○補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也。在[illegible]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補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

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鄉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頭別見

○補

任彥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至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齊紓意於梅蟲兒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爲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

侍。

○補

褚彥宣南史曰。褚炤字彥宣。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司空。後為齊朝佐命。官至侍中司徒。彥回子賁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婦戲詔

以輜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懽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以褚淵爲司徒賀者滿座紹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補

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眞建康人也少事蕭惠開惠開[illegible]

謂曰。我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耶

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上手迹。

疏皆付之。僧眞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

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眞堂堂貴

所不及也。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斅。別見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補

徐勉爲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

李云所言者何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爲祭酒稱嘗與門人夜
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諡簡肅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爲書誡子崧曰吾家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
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

李云牽强說話
真假道學也
又云不情甚矣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
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貲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麤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
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
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
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
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
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

又說上治生去何也

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舃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忘。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

臣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當
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僥倖令吾
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補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人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以漢南歸國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補

眞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第二女也母龐夢月入懷而

李云無味

娠眞宗郎位入爲美人進德妃章穆皇后崩欲立爲后大臣多以爲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末天下封奏皆得預聞

令丁謂

東都事略曰丁謂字公言蘇州人嘗以文謁王禹偁王比之韓柳名遂振眞宗朝拜相以擅移皇堂貶崖州司戶東軒筆錄曰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爲姦邪及稍進用郎啓眞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淸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

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東都事略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万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illegible]

王介甫雅愛馮道

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初事宦者張承業得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掠得美女者以遺道。寘之別室訪其主還之。父喪居景城。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有力不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唐叅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略曰。唐介字子方。荊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

賢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後文復相上言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大用

補

雅量上

孔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爲青州刺史。爲袁譚袁紹子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豈有此理

補

諸葛武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illegible]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衆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温人猜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録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質季重爲魏文帝四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許司徒喪子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阯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董休昭

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父和。掌軍中郎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侍中。允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

與費文偉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

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劭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補

魏軍次于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禕別傳曰。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爲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光祿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補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此述康之死也

○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纘。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遐與人圍棋。覆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一作闇故當耳注一真是鬪將故耳

王云闇當是解以為默受

○補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王云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

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惟庾子

刘云檢作換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補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

爲業避亂江東王敦引爲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爲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緝穆○丞相非高也正苦數也

劉云勝負本不在此寫得祖士少斬悍殺人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竝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塡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艷字子良永興長父裵字季顯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顧司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悝淳屬之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劉辰翁許謬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眞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裒時直

云非王敦客也

爲參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爲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爾時吳人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麪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

○公旨人風致此故爲第一公旨人以使

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曰。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

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
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七